

阿尔泰语的数词

吴安其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突厥、蒙古、满-通古斯、朝鲜和日本诸语的数词有相对独立起源, 称其为阿尔泰语的数词。其中“一”“二”来自“少”, “三”或来自手指数法, “四”有同源关系, “五”的读法来自各自“手”的读法, “六”“七”“八”“九”可能来自肢体或手指数法的语言表达。

关键词: 阿尔泰语; 数字系统

中图分类号: H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63(2012)03-0104-11

阿尔泰语系的文化背景为七八千年前辽河西北一带的兴隆洼文化, 五六千年前演变为红山文化, 其组织为母系氏族社会或较为简单的部落社会, 迁徙是当时语言传播的主要方式。阿尔泰人部落联盟大约出现于距今三四千年前, 与黄河流域的居民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诗经》时代称他们为“玁狁”或“狄”, 秦汉时称其为匈奴。

东亚语言的“一”“二”通常来自“少”, 如台湾南岛语系的语言, 泰雅语“一” qutux 和赛德克语“少” qutuh < *qutiq 有词源关系。阿尔泰语的“一”“二”有不同的来源, 它们都来自“少”“小”等, “三”的来历也不同, “四”有对应关系, 诸语“五”的说法与“手”有关, 东亚其他语言也是如此。

早期阿尔泰部落之间通行的语言可能是 a e i o u 五元音系统, 有类似于南岛语的不甚严密的元音和谐, 并成为早期突厥语的语音表达方式, 其辅音系统为:

p	b	m		w		
t	d	n	s	z	r	l
k	g	ŋ	h	ɣ	j	
q	ɢ		χ	ʁ		
ʔ						

语言单纯词的音节数目、不同音节的数目、辅音系统和元音系统之间有互相调整制约的关系, 一个方面的简化可能引起另一方面的复杂化。信息传达的复杂化促使语音复杂化。阿尔泰语元音长、短对立和塞擦音为后起。元音和谐与长、短对立从满足信息传达需要看是互相矛盾的。

一 突厥语

突厥语自立门户的历史大约超过五千年, 前期的突厥语可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阿尔泰语方言阶段(前突厥语时期), 第二阶段为早期部落交际语阶段。匈奴西迁之后到蒙古人西征是中古突厥语, 此后为近现代突厥语。早期突厥语不用鼻音和流音为首辅音, 维吾尔语、图瓦语、撒拉语保留早期阿尔泰方言的辅音系统。突厥语的基本数词起源于前突厥语时期, 从以手指数法和肢体示数法为主转为口头语言示数法为主。

作者简介: 吴安其, 男, 1946年生, 浙江温州人, 编审, 主要研究历史语言学。

(一) 语音

早期阿尔泰语部分词到了突厥语中 *-r- > -z-, *-l- > -ʃ-, 这一点早已有学者指出(N. 鲍培 2004: 36, 1992)。这一时期的突厥语方言中 *d-、*l- 和 *n- 可交替, 词中的 *-d- 可以 *-nd- 的形式出现。

阿尔泰语诸语族语言的塞擦音并不对应, 一些语言仍保留着这些塞擦音演变以前舌尖塞音的形式, 维吾尔语、土耳其语的 j-, 哈萨克语 dʒ-, 来自早期突厥语的 *d-, 笔者认为不必为早期阿尔泰语的方言构拟塞擦音。试比较:

	土耳其语	哈萨克语	维吾尔语	西部裕固语
上面	jukari-daki	dʒoʔarʔə	juquri	jorəʔə
雨	jaʏmur	dʒaŋber	jamaq	jaʏmər
适合	jerinde	dʒara-	jara-	jara-

哈萨克语的 dʒ- 代表 *d- 演变为 j- 的中间状态。

“雨”, 古突厥语 *dag-mur, 是“落” *daki 和“水” *mur 的复合词。“落”土耳其语 taki- < *taki。
“水”, 朝鲜语 mur < *mur。

“适合”, 图瓦语 tarʏ- < *darə。

“骆驼刺”, 维吾尔语 jantaq, 哈萨克语 dʒantaq, 图瓦语 dodar (ot)。

(二) 数词

1 语音的解释

“一”, 土耳其语、维吾尔语 bir, 撒拉语、西部裕固语 bər, 雅库特语 birr, < *bir。“一、单独的”, 土耳其语 tek, 维吾尔语 jekkə, 哈萨克语 dʒeke, < *deke。

“二”, 土耳其语 iki, 雅库特语、维吾尔语 ikki, 西部裕固语 ʃigə, < *digər^①。

“二十”, 维吾尔语 jigirəm, 图瓦语 dʒerbe, 撒拉语 jiyərme, 西部裕固语 jiyərmə, < *digər-be。

“三”, 土耳其语 yʃ, 雅库特语 ys, 西部裕固语 vuʃ, 撒拉语 udʒ, < *ut。

“三十”, 土耳其语 otuz, 维吾尔语 ottuz, 哈萨克语 otəz, 撒拉语 odtus, < *ot-ur。

“四”, 土耳其语 dört, 哈萨克语 tørt, 西部裕固语 diort, < *duro-t。

“四十”, 土耳其语 kirk, 维吾尔语 qiriq, 哈萨克语 qəriq, 撒拉语 ɢerəʁ, < *qir-əq。

“五”, 土耳其语 beş, 维吾尔语 beʃ, 哈萨克语 bes, < *beʃ。

“五十”, 土耳其语 elli, 维吾尔语 ɛllik, 哈萨克语 eliw, < *el-iq。

“六”, 土耳其语 alti, 维吾尔语 alte, 哈萨克语 altə, 西部裕固语 əhldə, < *alte。

“六十”, 土耳其语 altmış, 维吾尔语 atmiş, 哈萨克语 alpəs, < *alt-bis。

“七”, 土耳其语 ʃedi, 图瓦语 dede, 哈萨克语 dʒeti, 西部裕固语 jidə, < *dedi。

“七十”, 土耳其语 ʃetmiş, 维吾尔语 ʃetmiş, 哈萨克语 dʒetpis, < *det-bis。

“八”, 土耳其语 sekiz, 哈萨克语 segiz, 乌孜别克语 sekkiz, 西部裕固语 saqəs, 图瓦语 ses, < *segi-r。

“八十”, 土耳其语 seksen, 维吾尔语 seksen, 哈萨克语 seksen, < *seg-sen。

“九”, 土耳其语 dokuz, 柯尔克孜语 toʔuz, 西部裕固语 dohgəs, 图瓦语 tos, < *dogu-r。

“九十”, 土耳其语 doksan, 维吾尔语 toqsan, 哈萨克语 toqsan, < *dog-sen。

“十”, 土耳其语、维吾尔语、西部裕固语、图瓦语 on, < *on。

图瓦语“三十” ydʒen < *ud-en, “四十” dərton < *dort-on, “五十” beʃen < *beʃ-en, “六十” aldan < *ald-an, “七十” dʒeden < *ded-en。

“百”, 土耳其语、维吾尔语 jyz, 哈萨克语 dʒyz, 图瓦语 dʒys, < *du-r。

2 词源关系

“一” *bir, 来自阿尔泰古方言“少” *ʔumbi, *-r 是早期阿尔泰语静词后缀, 日语仍在使

① “二”, 土耳其语 iki, 雅库特语、维吾尔语 ikki, < *jigi < *digi。“快的”维吾尔语 ittik, 西部裕固语 ʃidəy, < *didəg。可以说明语音的对应关系。“二十”, 维吾尔语 jigirəm, 图瓦语 dʒerbe, 撒拉语 jiyərme, 西部裕固语 jiyərmə, < *digər-be。

与突厥语 *deke “一、单独的”相关的，如：“小、少”，朝鲜语 *tʃakta* < *dak-ta。满文 *adʒige*，锡伯语 *adʒig*，< *ʔadige。达斡尔语 *utʃikən* < *ʔutik-ən。

“二”，*digər < *digə-r。词根 *digə- 来自古阿尔泰语 “少”。

“三” *ut 可能来自手指数，弯两手指，留下“中间”的手指。“中间”，维吾尔语 *ottura* < *ʔut-dura，复合词。

“四”突厥语 *duro-t，与蒙古语族语言 *durob、满-通古斯语 *duri、朝鲜语 *der、日语 *dor 有共同起源（G. J. 兰司铁 1981: 63）。这个词原意可能是指弯里面的大拇指。“里面”，锡伯语 *dærxi* < *dor-qi；“内”，满文 *dolo* < *dolo。

“四十” *qir-əq，其中 *qir 是古突厥语的“四”。*qir- 原本的意思可能是“折起”。如土耳其语 “摺” *kirif-*。

“五”的读法来自“手”，东亚语言中为常见的。土耳其语 *el* “手、爪”，*elli* “有手的、有爪的，五十”。“手”，维吾尔语 *ilik*，哈萨克语 *dʒilik*，< *qilik。

“五” *beʃ < *belak，其中 -ʃ- < *-l-，末音节已失。“手臂”，维吾尔语 *bilek*，哈萨克语 *bilek*，< *belak。它们共同的古词根是“手臂、手” *belak。

“六”突厥语 *ʔalte，或许是古代肢体计数法的残余。“额”，土耳其语 *alin*，西部裕固语 *alən*，< *ʔali-n。

“七”突厥语 *dedi，与除了朝鲜语以外的其他阿尔泰语系的语言的“七”有同源关系。如：蒙古语 *doloʔ*，土族语 *duloʔn*，保安语 *doloʔ*，< *dolo-n/ʔ；满文、鄂伦春语、赫哲语 *nadan*，锡伯语 *nadən*，< *dada-n；日语 *nana* < *dala。这个词与突厥语表示“肩膀”的词读音相近。“肩膀”，塔塔尔语 *jijiq* < *didiq。

“八” *segi-r。“肘”土耳其语 *dirsek*，撒拉语 *tysex* < *dir-seq。

“九” *dogu-r。“拳头”图瓦语 *dʒudyrʏk*，撒拉语 *jʊʁurdaʁ* < *dugur-əq/-daq。

“十” *on < *o-n^①。“全部的、完全的”西部裕固语 *xo* < *qo，朝鲜语 *on* < *ʔo-n。

突厥语表示“二十”至“九十”的词中表示“十”的后缀有 *be-、*ur-、*iq-、*bis-、*sen-、*on-。这表明突厥诸语的“十”原底层语言或底层方言中有不同的说法，后来统一为 *on。*on 还成为朝鲜语以及蒙古语族一些语言表示“十”的后缀，蒙古语中也有类似突厥语表示“十”的 *-r 结尾的后缀。这种情况可能是公元前几个世纪的匈奴语和此后的回鹘汗国、突厥王国对东部地区语言的影响造成的。

二 蒙古语族语言

从早期的红山文化向东扩展，到东胡的出现，是蒙古语族语言历史的第一阶段。西汉时匈奴主体西迁，后回鹘汗国溃败，蒙古语族西支的语言已经与蒙古语和达斡尔语较少联系，至 12 世纪蒙古部落于额尔古纳河畔兴起，是蒙古语族语言历史的第二阶段。此后是中古、现代蒙古语族语言时代^②。蒙古语族语言的基本数词起源于其历史的第一阶段。

（一）语音

现代蒙古语、东乡语、土族语和达斡尔语等的塞音是清的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与其对应的保安语是清的送气和半浊不送气的对立，它们应来自清浊的对立，经历浊塞音、擦音的清化，仍分别与突厥语族语言同部位清、浊塞音和擦音对应。以下比较中仍采用原有资料的记音，蒙古语指蒙古语正蓝旗话。

在其历史的第二阶段，蒙古语族语言的舌尖塞音成为塞擦音，布利亚特方言中 *tʃ- 成为 s-，*dʒ- 成为 z- 或 ʒ-。

1 tʃ

	蒙古语	达斡尔语	土族语	东部裕固语
少	tʃə:xəŋ	tʃuə:n	tʃo:n	tʃy:n
撕开	tʃu:lax	——	ʃu:lə	tʃusu

① * -n 是早期突厥语静词后缀。

② 鲍培等的著作中区分为古代和中古两个阶段。

缰绳	tʃulbur	dilo:	——	tʃəlbur
石头	tʃulu:	tʃolo:	taʃ	tʃəlu:
2 dʒ				
	蒙古语	达斡尔语	土族语	东部裕固语
咬	dʒu:x	dʒaugu	dʒau	dʒu:-
扯手	dʒolo	dilo:	——	dʒolu:
翅膀	dʒigʊr	dəgi: (飞禽)	dʒar	——
鱼	dʒaɡas	dʒaus	dʒaɡasə	dʒaɡasən
画	dʒurag	nyrga:n	tʃidʒiɡ	ʃedoy

有的词首舌根塞音和唇塞音可成为塞擦音。

3 j

“山羊”，藏语夏河话 ra ma，墨脱门巴语 ra ba。从这样的词源关系中我们可以推测蒙古语族语言某些词首辅音 *j- 来自早期的 *r-。如：

	蒙古语	达斡尔语	土族语	东部裕固语
什么	jamar	jamar	jɑ:n	jama
骨头	jas	jas	jasə	jasən
山羊	jama:	ima:	iman	jima:n

部分词的首辅音 j- 来自 *i- 的擦化。(讨论从略)

-j- 或来自早期的 *-l-, 如：

	蒙古语	达斡尔语	土族语	东部裕固语
二	xojər	xojir	ɡor	ɡur
高兴	bajirlax	baisəgu	bɛ:sə	bajarla-
大腿	guja	guqji	——	ɡuja
命运	dʒija:	dʒija:	dʒəja:	dʒija
缝	ojox	ojigu	jo:	ʒala

“雷”，蒙古语 qjaŋg, 东乡语 oliən。

早期的部落交际语中有 *s 和 *z 的分别，后来 *z 清化与 *s 合并，在一些前高元音前分别读作 ʃ 或 ɕ，土族语中或为 ʂ，蒙古语布利亚特方言中为 h。部分 *z < *d-。(讨论从略)

(二) 数词

1 语音的解释

“一”，蒙古语 nəɡ, 达斡尔语 nək, 土族语、保安语 nəɡə, < *liɡə。

“二”，蒙古语 xojər, 东乡语 ɡur, 东部裕固语 ɡur, < *qulur。

“二十”，蒙古语正蓝旗话 xær, 布利亚特方言 xorj, < *qori。东乡语 qorun, 东部裕固语 ʒorən, < *qor-un。

“三”，蒙古语 ɡurəb, 东部裕固 ɡurwan, < *ɡurəb / *ɡurəb-an。

“三十”，蒙古语正蓝旗话 ɡutʃ, 布利亚特方言 ɡuʃ, < *ɡu-t。土族语 xudʒin, 东部裕固语 qudʒin, < *qud-in。

“四”，蒙古语 dərəb, 达斡尔语 durəb, 东乡语 dʒiəron, < *durob-n。

“四十”，蒙古语正蓝旗话 dətʃ, 布利亚特方言 dʌʃ, < *du-t。土族语 tədʒin, 东部裕固语 dødʒin, < *dot-in。^①

“五”，蒙古语 tab, 东乡语 tawun, < *ta-b (-un)。

“五十”，蒙古语正蓝旗话 tɛb, 布利亚特方言 tabj, < *tab-r。土族语 tqjin, 东部裕固语 tawən, < *tab-in。保安语 tavarəŋ < *tabar-aŋ。^②

① 土族语、东部裕固语的是蒙古语的“四十”再加表示“十”的后缀。

② 保安语是蒙古语的“五十”再加表示“十”的后缀。

“六”，蒙古语 *dʒɔrgaː*，土族语 *dʒirgʊn*，保安语 *dʒirgʊŋ*，< **dirəgo-n/ŋ*。

“六十”，蒙古语正蓝旗话 *dʒɪr*，布里亚特方言 *ʒar*，< **di-r*。土族语 *dʒiran*，东部裕固语 *dʒiran*，< **dir-an*。保安语 *dʒirgoraŋ* < **dirgo-r-aŋ*。^①

“七”，蒙古语 *doloː*，土族语 *duloːn*，保安语 *doloŋ*，< **dolo-n*。

“七十”，蒙古语正蓝旗话 *dal*，布里亚特方言 *dal*，< **dol-an*。土族语、东部裕固语 *dalan* < **dol-an*。

“八”，蒙古语 *nɛm*，土族语 *naiman*，保安语 *nimaŋ*，< **niman/ŋ*。

“八十”，蒙古语 *nɔj*，土族语 *nɔjan* < **nar-an*。保安语 *nəimaŋaŋ* < **nemar-aŋ*。

“九”，蒙古语 *jis*，保安语 *jɛsoŋ*，< **ʔidə-ŋ/n*。^②

“九十”，蒙古语正蓝旗话 *jir*，布里亚特方言 *jir*，< **ʔi-r*。土族语 *jerən*，东部裕固语 *jerən*，< **ʔi-r-en*。保安语 *jesaraŋ* < **ʔida-r-aŋ*。

“十”，蒙古语 *arab*，达斡尔语 *xarab*，土族语 *haravan*，保安语 *haravaŋ*，< **qarab-an/ŋ*。

“百”，蒙古语 *dʒɔː*，土族语 *ndʒoŋ*，保安语 *dʒyŋ*，< **do* / **doŋ*。

2 词源关系

“一” **ligə*。“一点儿”，保安语 *langə* < **lɛŋgə* / **dəgə*，也与其他阿尔泰语的“小、少”有词源关系，如朝鲜语 *tʃakta* < **dak-ta*。满文 *adʒige*，锡伯语 *adʒig*，< **ʔadige*。

“二” **qulur* < **qudur*，或与早期阿尔泰语“少”有词源关系，“少”如土耳其语 *ender* < **ʔeder*。鄂温克语 *xəndə* < **qodo*。“二”，满-通古斯语 **durū*。

“三” **gura-b* / **gura-b*，兰司铁认为与“编织”有关(G. J. 兰司铁 1981: 65)。“编织”，蒙古语 *gura-*，土族语 *gurə*，东部裕固语 *gur-*，< **gurə*。另一种可能是与“弯曲”有关，读法仍来自手指计数法。“弯曲”蒙古语 *dexər* < **de-kər*。东部裕固语 *gorʔi*，< **gor-gi*。土族语 *guguriː* < **guguri*。

“四” **durob-n*，前面已经说明它的词源关系。

“五” **ta-b* 的词根是 **ta-*，早期阿尔泰语指“手”，今日语“手”为 *te* < **ta*。**-b* 作为数词后缀出现在“三”“四”“五”和“十”中。

“六” **dirəgo*，其词源仍是肢体部位计数法中的“拳头”。“拳头”，蒙古语 *nudrəg*，土族语 *nudərgə*，保安语 *nədərəg*，< **nudərgə*。“六”，藏文 *drug* < **d-ruk*，仍有可能来自古蒙古语族语言或共同的底层语言。

“七” **dolo-n*，原本可能指“肩”。“肩”，东乡语 *daləu*，保安语 *dəli*，< **dalū*。“肩胛骨”，蒙古语都兰话 *dala* < **dala*。

蒙古语族语言的“七”借入藏语，如藏文 *bdun* < **b-dun*。分布于印度的藏语支语言“七”大抵也以 **dun* 为词根，不同于其他藏缅语。土族语 *ʂdzən* < **sdən*，又从藏语借了回来。

“八” **niman/ŋ* < **ni-maŋ*，计数法中指“额”。“额”，蒙文 *maŋnai*，达斡尔语 *maŋgil*，东部裕固语 *maŋliː*，< **maŋgila*。中古朝鲜语 *nima*，铁山话 *nimaŋ*，< **nimaŋ*。

“九” **ʔidə*，指“头顶”。如“高”蒙古语 *əndər*，土族语 *undur*，< **ʔudur*。柯尔克孜语“高” *əddə* < **ʔodo*，“顶部” *əjdə* < **ʔoldo*。

“十” **qarab* < **qara-b*。“全体”，保安语 *hanə* < **qarə*。

土族、东部裕固等语言的“二十”“三十”等保留着突厥语表示“十”的后缀 **-un* / **-an*，与蒙古语不同。

三 满-通古斯语

早期的满-通古斯语是阿尔泰古方言的一支，与古日语关系密切。商周时期的肃慎即东北夷，为满-通古斯语居民，分布于黑龙江流域和东西伯利亚，并与匈奴语、古蒙古语有接触，其数词的构成可以说明这一段历史。

① 保安语是蒙古语的“六十”再加表示“十”的后缀。

② 如“风”，蒙古语 *selxəŋ*，东部裕固语 *salxən*，< **dal-kin*。塔塔尔语 *dʒal*，撒拉语 *jal*，< **dal*。

(一) 语音

早期的满-通古斯语和蒙古部落交际语一样，塞音清、浊的对立转成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同部位擦音清、浊合并，塞擦音是后来才有的。

满语支语言的 j- 或来自古阿尔泰方言的 *d- / *l-。

	满文	锡伯语	赫哲语	鄂伦春语
肉	jali	jəlj	uldə	ulə
四	duin	dujin	dujin	dijin

“肉”，满文 jali，锡伯语 jəlj，< *dəli。土耳其语 adale < *ʔa-dale。

“真实”，满文 jargi-jan < *dar-gi。“真的”，锡伯语 jərɣin < *dər-。“正确的”，维吾尔语 durus < *durə-s。

“出去”，满文 dʒura-，锡伯语 juɾən，鄂伦春语 juɾ-，< *dur。“走”，土耳其语 jyrymek，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 dʒyr-，图瓦语 dʒoru-，< *duru。

“四”土耳其语 dört，哈萨克 tört，西部裕固语 diort，< *duro-t。

(二) 数词

1 语音的解释

“一”，锡伯语、赫哲语 əmkən，满文 emu，< *ʔəmu- / *ʔəmu。鄂伦春语 umun，鄂温克语 əmun，< *ʔumu- / *ʔəmu-。

“二”，满文 dʒuwe，鄂伦春语 dʒuur，锡伯语 dʒu，赫哲语 dʒuru，< *duru。

“二十”，满文、锡伯语、赫哲语 orin，鄂伦春语 ʊrin，< *ʔorun，借自蒙古语。

“三”，满文 ilan，赫哲语、锡伯语 ilan，鄂伦春语 ilan，< *ʔila-n。

“三十”，满文 gūsin，锡伯语 goçin，< *gusin，借自蒙古语。

“四”，满文 duin，鄂伦春语、鄂温克语 dijin，赫哲语 dujin，< *duri-n。

“四十”，满文 dehi，锡伯语 dix，< *di-qi。后缀 *-qi 借自突厥语。

“五”，满文 sundʒa，赫哲语 sundʒa，< *suga。鄂伦春语 tuŋŋa，< *tuŋga。

“五十”，满文、锡伯语 susai < *suta-i。

“六”，满文、赫哲语、鄂伦春语 niŋun，锡伯语 nyŋun，< *nigu-n。

“六十”，满文 nindʒu，锡伯语 indʒi，< *nigu-i。

“七”，满文、鄂伦春语、赫哲语 nadan，锡伯语 nadən，< *dada-n。

“七十”，满文 nadandʒu，锡伯语 nadəndʒi，< *dada-di。

“八”，满文 dʒakun，鄂伦春语 dʒapkun，锡伯语、赫哲语 dʒaqun，< *dap-qun。

“八十”，满文 dʒakūndʒu，锡伯语 dʒaqundʒi，< *daqu-di。

“九”，满文 ujun，锡伯语 ujin，赫哲语 uyn，< *ʔuru-n。

“九十”，满文 ujuundʒu，锡伯语 ujindʒi，< *ʔuru-di。

“十”，满文 dʒuwan，鄂伦春语 dʒaɳ，锡伯语、赫哲语 dʒuan，< *duba-n。

“百”，满文 taŋgū，锡伯语 taŋ，赫哲语 taŋu，< *taŋu。

鄂伦春语 namaɳdʒɪ，鄂温克语 namadʒɪ，< *nama-di。

2 词源关系

“一” *ʔumu- / *ʔəmu-，“少”，赫哲语 qomtçoe，满文 komso < *qum-。

“二” *duru，与蒙古语 *qulur < *qudur、朝鲜语 *dur 有同源关系。

“三” *ʔila-n。“编辫子”，鄂伦春语 iltʃa-，鄂温克语 ɪlfaran，< *ʔilə-ta / *ʔilə-ta-ran。

“四” *duri-n 的词源关系上文已说明。

“五” *tuga < *tu-ga。“手”，满文 gala，锡伯语 gal，< *gala。“手、胳膊”鄂伦春语 ŋaala，鄂温克语 ŋaalə，< *ŋala。

“六” *niŋ，仍有可能与蒙古语一样来自“拳”的说法。“拳”，满文 nidʒan < *nigan。

“七” *dada-n，应与蒙古语 *dolo-n 有词源关系。“噪窝”，满文 dʒulkun，< *dul-kun。

“八” *dap-, 在该计数法中指“肩膀”。“肩膀”，满文 dabsi < *dab-si。

“九” *ʔuru-。“头”，满文 udʒu, 锡伯语 udʒw, < *ʔurgu。

“十” *duba-。“终”，满文 duben < *dube-n。

四 朝鲜语

古朝鲜语是古东夷语的一支，是分布于辽东地区的古阿尔泰语的方言，渤海北岸和朝鲜半岛的南岛语居民接受了这种语言，并改造了它的音系，把南岛语成分带进这种语言，在语法的发展中与其他阿尔泰语的差别也比较大。

(一) 语音

早期朝鲜语受底层南岛语言的影响，失去小舌音的系列，辅音系统演变为：

p	b	m		w		
t	d	n	s	z	r	l
k	g	ŋ	h	ɣ	j	
ʔ						

现代朝鲜语的塞音、塞擦音是清的送气、不送气和紧音三分，其紧辅音较晚才产生，词干中的松送气、不送气音首辅音分别来自古朝鲜语词干的清音和浊音，现代朝鲜语的方言中不送气清塞音仍保留着浊流；紧辅音对应的情况比较复杂，大体上与塞音、擦音和塞擦音的结合有关。

1 朝鲜语首辅音 *h- 主要来自早期的 *q-。*q- > *qh- > h-。如：

	现代书面语	中古书面语	铁山话	淳昌话
白色	haja-	haja-	haja-	hajə-
腰	həri	həri	həri	həri
祖母	harməni	harmi	khunmani	harme

“腰侧”，土族语 qarɣu:, 东乡语 qaruya, < *qarugʊ。

“肺”，维吾尔语、塔塔尔语 øpkə, 图瓦语 økbə, 西部裕固语 øhkbe, < *ʔupuke。中古朝鲜语 puhwa, 明川话 həpuk, < *qəbuka。

“流”，朝鲜语 hūruta < *qərə-ta。蒙语 ursax, 东部裕固语 urus-, < *ʔurus。

2 汉字词首辅音 *r- 读作 n- 是较晚的变化。首辅音 j- 可能来自 *r- 或 *d-, 如：

	现代书面语	中古书面语	铁山话	淳昌话
骆驼	jakte	jakte	nakta	raktha (汉语借词)
软的	jən-	jən-	jən-	jən- (汉语借词)
山羊	jəmso	jəmsjo	əmsə	mimse (羊-山)
开	jər-	jər-	jən-	jərə-
认为	jəki-	jəki-	jəki-	iki-

“山羊”，藏语夏河话 ra ma, 墨脱门巴语 ra ba, 蒙古语 jamɑ:。

3 词中的 *-r- 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演变不同，或仍保留原来的读法，也有成为 -h- 再成为 -s-, 也有成为 -j-。如：

	现代书面语	中古书面语	铁山话	淳昌话
鸭子	ori	orhi	ori	ori
三	ses	seh	səji	səji (< *seri)
四	nes	neh	nəji	nəji (< *neri)

“三十”，现代书面语 sərun, 中古书面语 sjərhuun, < *sər-ən。

“四十”，现代书面语 mahuun, 中古书面语 mahuun, < *bar-ən。

(二) 数词

1 语音的解释

- “一”，中古文献 hana，铁山话等 hanna，< *qara。
“二”，中古文献 tuwur，楚山话等 tur，< *dubur / *dur。
“二十”，中古文献 summur，楚山话等 sumur，< *su-bur。
“三”，中古文献 seh，楚山话等 səji，< *səri。
“三十”，中古文献 sjərhuun，楚山话等 səruun，< *sər-un。
“四”，中古文献 neh < *der。
“四十”，中古文献 mahuun，楚山话等 mahuun，< *bar-un。
“五”，现代书面语 tasəs，中古文献 tasas，铁山话 tassu，< *dasər。
“五十”，中古文献 syn，楚山话等 swin，< *su-un。
“六”，现代书面语 jəsəs < *dəsər。
“六十”，中古文献 jesjun，楚山话等 jesun，< *des-un。
“七”，中古文献 nirkop < *ʔir-gop。
“七十”，中古文献 nirhuun，楚山话等 niruun，< *ʔir-un。
“八”，中古文献 jətərp < *rə-dərob。
“八十”，中古文献 jətun，楚山话等 jatun，< *rəd-un。
“九”，现代书面语 ahop < *ʔarob。
“九十”，中古文献 ahən，楚山话等 ahun，< *ʔar-un。
“十”，中古文献 jər < *rər。
“百” pek，汉语借词。

2 词源关系

“一” hana 有词源关系的是：“独自”，书面语 hontʃa，镜城话 hopuntʃa，< *qobur-ta，与突厥语 “一” *bir 有词源关系。

“二” *dur，与满-通古斯语 *duru、蒙古语 *qudur 有词源关系。

“三” *səri，手指数中指“竖起（中间的三个指头）”。“竖”，朝鲜语 sero。兰司铁认为满语 sertei “三齿叉”、蒙古语 serege、seridzi “三齿叉、叉子”等以其为构词成分（G. J. 兰司铁 1981：65）。

“四” *der 的词源关系上文已说明。“四十” *bar-un，*bar < *bal，可能来自汉藏语。

“五” *dasər < *da-sər，似乎是“二”跟“三”两个词的复合。“五十” *su-un，词根来自满-通古斯语。

“六” *rəsər < *də-sər，表示的可能是“二倍的三”。*də- 可能来自阿尔泰方言的“二” *duru，或南岛语的“二” *rua。

“七” *ʔir-gop，兰司铁认为字面的意思是“手指-弯曲”，表示的意思是：三个指头弯曲起来。“弯”，现代书面语 kupta < *gub-。*ʔir 是满-通古斯语的“三” *ʔila（G. J. 兰司铁 1981：66）。

“八” *də-dərob，其中 *dərob 来自蒙古语的“四” *durob，*də- 用来表示“二倍”。

“九” *ʔarob < *ʔara-gob。原来所表示的意思是：一个指头弯曲起来。

“十” *rər，字面的意思是“开”，所表示的意思大约是：把握住的所有指头松开。“开”，现代书面语 jərta < *rər-ta。

“二十”“三十”等中表示“十”的后缀 -uun < *ʔuun，可能来自匈奴时代的突厥语。

五 日语

大约在末次冰川时期日本列岛已经有早期的人类居民，其主要成员应属于蒙古利亚的北亚人种。大约一万年日本出现陶器，后来的圆筒形陶器与我国东北的接近，距今3千年左右时陶器发生较大的变化，其中盘形陶器（龟冈式）的器形和大陆的比较接近，南部地区考古上较多南岛文化的特点。

日语是从绳纹中晚期传入的阿尔泰语方言演变而来，带有古阿尔泰语的形态特征，有古南岛语底层。

我们暂时把阿尔泰语方言传入日本至公元四五世纪这一时期区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阿尔泰语日本方言阶段，其第二阶段称为前期日语阶段，第三阶段称为早期日语阶段。公元四五世纪以后是中古日语和近现代日语时期。

(一) 语音

受底层南岛语的影响，前期日语没有闭音节，后来才产生 -n 收尾的音节，所有闭音节的阿尔泰语词成为日语词末增加一个与前一个音节和谐的元音，台湾的赛夏语也是这种情况。另一个情况是 *l 和 *r 成为 -n。

现代日语的辅音系统可描写为两个简单的部分，基本辅音部分和腭化辅音部分。

基本辅音						腭化、舌面和塞擦音				
	p	b	m	f	w		pj	bj	mj	
	t	d	n	s	r		ts	dz		
k	g	ŋ	h	j			tɕ	dʒ	ɲ	ɕ
	ʔ						kj	gj		hj

公元四五世纪以后的日语 *z- 和 *dz- 没有音位的对立（这种情况在东亚其他语言中也很普遍）。古日语 *tj- 和 *dj- 成为塞擦音，*pj- 和 *bj-、*kj- 和 *gj- 仍保留。这样我们可以把早期日语的辅音系统构拟为：

	p	b	m		w
	pj	bj	mj		
	t	d	n	s	r
	tj	dj	ɲ	sj	rj
k	g	ŋ	h	j	
kj	gj		hj		
ʔ					

早期日语在南岛语底层上形成与其他突厥语方言不同的 a i o u 四元音系统，后来产生的元音 e 与元音 a、i 对应。辅音的简化促使元音有长、短的对立。

1 早期日语 j- < *l- < 阿尔泰古方言 *d- 或 *l-，突厥语东部语支语言中或清化为 *t-。日语与突厥语东部语支语言 j- 的对应关系是古代相邻方言相互影响和平行演变的结果，其共同来源是古方言 *d- 和 *l- 交替中的演变。试比较：

	日语	早期日语	维吾尔语	突厥语
遣送	jara-relu	*dala	jolla-（发送）	*dol-
世、代	jo	*do	jil（年）	*dil
衰老	jobo-jobo	*domo	jumʃaq（软的）	*dum-
好	joçi	*dohi	joʃji	*doq-si
行走	juki-	*duki	jygyr-（跑）	*dugu-ri

日语“遣られる”，送走。“发送”，柯尔克孜语 dʒoldo-，哈萨克语 dʒolda-，< *dol-da。

“好”，日语 joi < *lo-ʔi。土耳其语 jji < *ʔidi。中古朝鲜语 tjohta < *djo-。

“跑”，哈萨克语 dʒygir-，图瓦语 dʒygyry-，< *dugu-ri。伦春语 tukʃa- < *tuk-sa。

2 日语一些词的 n- 来自早期阿尔泰语的 *d-，如：

	日语	早期日语	维吾尔语	突厥语
哭	naku	*daku	jiɳla-	*dig-la ^①
静止	nagu	*dagu	toʃta-（停止）	*doq-da
并列	nara-bu	*dara	tyz（平的）	*dur
粘	neba-ri	*deba	jepiʃ-（粘住）	*debi-s

① “哭”，维吾尔语 jiɳla-，哈萨克语 dʒɳla-，西部裕固语 jiyɳla-，< *dig-la。

拧 nedʒi-ri *dodi tolka- *dol-ga

日语一些词的 -n- 对应于其他阿尔泰语词的 *-l- / *-r-, 如:

“那”, 日语 ano < *ʔalo。柯尔克孜语 al, 图瓦语 ol, 西部裕固语 gol, < *qal。蒙文 ali < *ʔali。

“绳子”, 日语 dzuna (綱) < *djula, 土耳其语 tel < *del。

“沙子”, 日语 slna < *sura。鄂伦春语 ʃirgi < *sir-gi。

3 日语 h- 与其他阿尔泰语 *q- 对应, 如:

“蜂”, 日语 hatçi < *qati。土耳其语 ari, 维吾尔语 here, 哈萨克语 ara, 撒拉语 arə, < *qari。

“花”, 日语 hana < *qala。达斡尔语 ilgā, 满文 ilha, 锡伯语 ilxa, 赫哲语、鄂温克语 ilga, < *ʔil-gal。

汉语 *kal (果), *gra (花)。

“吐”, 日语 haku < *qaku。维吾尔语 tykyr-, 哈萨克语 tykir-, 撒拉语 tyxur-, < *tuqi-r。蒙文 ugurumui, < *qugu-ru-。

(二) 数词

1 语音的解释

“一”, hitotsl < *pito-tu。

“二”, futatsl < *puta-tu。

“三”, miʔtsl < *mik-tu。

“四”, jon < *dor。

“五”, itsltsl < *ʔitu-tu。

“六”, muʔtsl < *mutu-tu。

“七”, nanatsl < *dala-tu。

6八, jaʔtsl < *daʔ-tu。

“九”, kokonotsl < *kokolo-tu。

“十”, to: < *to。

“百” pjaku, 汉语借词。

2 词源关系

“一” *pito-, 可能与朝鲜语 “一” *pan-na < *par 有词源关系。

“二” *puta-, 可能来自南岛语, 如塔希提语 “二” piti < *piti。

“三” *mik-, 可能与突厥语一样, 指 “弯起” 手指。“卷” 日语 maki。“弯曲”, 鄂温克语 muʃʃeexu, 鄂伦春语 muktʃika, < *muk-teka。锡伯语 muXuŋ < *muqu-ŋ。

“四” *dor 的词源关系上文已说明。

“五” *ʔitu- < *ʔita, “手” te < *ta。

“六” *mut, “拳” kobuçi < *kobusi。

“七” *dala, 与蒙古语 *dolo-n、满-通古斯语 *dada- 有词源关系, 本指 “肘”。

“八” *daʔ, “肩” kata < *qata。

“九” *kokolo-, “喉” (脖子) ko:do < *kodo。

“十” *to, 可能借自突厥语、蒙古语的 “百”, 应与阿尔泰语 “全部、完毕” *do 有词源关系。如撒拉语 “完毕” dos- < *do-s, 图瓦语 “全部” tødø < *dodo。

阿尔泰诸语 “四” “七” 大多有共同来历, 应是古代部落交际语传播的结果, 但交际语未能使其他的数词一致, 突厥语族语言内部也有这种情况。

谱系理论为 “亲属语” 指定一个共同的起点, 这是一个不甚严密的假设。大约前阿尔泰语时代的北方地区原本分布着一些不同的语言或方言, 最有影响的部落交际语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地区, 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部落交际语覆盖其他语言或方言的范围和程度不尽相同。

古代部落之间的交际语成为一些人群的新的语言的时候, 往往只是基本上被接受, 原有语言或方言的底层得以保留。如汉语从秦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官话,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北方和南方各有自己的权威方言或官话, 一直到清代的下半叶北京官话才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权威性。在权威方言或官话传播的过程中, 权威方言或官话并不能完全覆盖境内的所有语言或方言, 如今天近在北京咫尺的天津和河北各地的方言跟官话 (普通话) 仍有较大的差别, 带着各自宋元以来的特点。

早期阿尔泰的部落大约使用相同或相近的手指示数法和肢体示数法, 口头的表达方式有一定的差异。蒙古、满-通古斯和朝鲜诸阿尔泰方言原本分布在东北地区, 他们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 故 “二” 的读法相同或相近。大约先秦时代的匈奴部落有一种最常用的交际语, 又使 “四” “七” “十” 等数词的表达有统一的趋势, 并传播到日本列岛。

参考文献:

- 安国峰 2010 朝鲜语对有亲属关系的第三者的称呼方式,《民族语文》第6期。
- 安俊 1986 《赫哲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布和、刘照雄 1982 《保安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陈宗振等 1990 《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民族出版社。
- 陈宗振、雷选春 1985 《西部裕固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崔惠玲 2011 朝鲜语基数词的语法功能,《民族语文》第1期。
- 道布 1983 《蒙古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胡增益 1986 《鄂伦春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胡增益、朝克 1986 《鄂温克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江桥整理 2009 《清代满蒙汉文词语音义对照手册》,中华书局。
- 李树兰、仲谦 1986 《锡伯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 1997 《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
- 孙竹 1990 《蒙古语族语言词典》,青海人民出版社。
- 塔拉提·铁肯 1992 《z音化与s音化:阿尔泰理论的柱石》(宋正纯译),《民族语文情报资料集》(1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 田广金、郭树新 2005 《北方文化和匈奴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
- 王均等 1984 《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
- 吴安其 2011 语言结构的考察,《民族语文》第1期。
- 宣德五、金祥元、赵习 1985 《朝鲜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宣德五、赵习、金春培 1990 《朝鲜语方言调查报告》,延边人民出版社。
- 照那斯图 1981 《土族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赵相如、朱志宁 1985 《维吾尔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G. J. 兰司铁著、陈伟、沈成明译 1981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Koh Masuda 1974 *Kenkyusha's New Japanese-English Dictionary*, Tokyo.
-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Altaic Languages*, by Sereistarostin, Annadybo, Olegmudrak, Brill leiden Boston, 2003.
- N. 鲍培著、周建奇译 2004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The Numerals of Altaic

WU An-q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numerals of Turkic, Mongolian, Manchu-Tungus, Korean and Japanese, called them the Altaic, have their origins relatively. Their numeral one and two should be from “few”, the three probably from the expressions of the finger count, the four have the common origin, the five from the word hand in each of them, the six, seven, eight and nine might be from the names of body part or finger count expressions.

Key words: Altaic; Numeral system